

論

語

正

義

論語正義卷十四

寶應劉寶楠學

先進第十一

集解

凡二十三章

正義曰皇邢本皆二十四章釋文從鄭氏以德行章合上從我於陳蔡爲一章

然集解本各自爲章故不引鄭說則此所云二十三章三字當爲陸所改也又釋文於回也章云或別爲章今所不用亦是依集解故不用或說朱子集注則德行章回也章論篤章皆別章凡二十六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注)包曰先進

後進謂仕先後輩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

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注)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正義曰鄭注云

先進後進謂學也野人粗略也鄭此注文不備莫由知其義愚謂此篇皆說弟子言行先進後進即指弟子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盧辯注引此文則先進後進皆謂弟子受夫子所施之教進學於此也禮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子春秋大夫元士之士適子國之俊選皆造馬凡入學以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尙書大傳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使入小學見小節馬踐小義馬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馬踐大義馬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是古用人之法皆令先習禮樂而後出仕子產所云學而後入政者其國之俊選不嫌有卑賤故主大子等入學皆以齒所謂天子元子視士者也夫子以先進於禮樂爲野人野人者凡民未有爵祿之稱也春秋時選舉之法廢卿大夫皆世爵祿皆未嘗學問及服官之後其賢者則思爲禮樂之事故其時後進於禮樂爲君子君子者卿大夫

之稱也。觀子路問成人，夫子答以臧武仲、孟公綽、卞莊子。冉求諸人又云：文之以禮樂，可爲成人。此四人先已出仕，若文以禮樂，則亦後進於禮樂之君子也。夫子弟子多是未學，故亟亟以禮樂教之。所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卽是從先進而冉求則以禮樂讀書者讀禮樂之書也。當時子路社稷何必讀書，乃爲學讀書者讀禮樂之書也。當欲從先進，冉有皆已仕，未遑禮樂而夫子以禮樂爲重，故欲從先進。變當時世爵祿之法，從古選舉正制也。用之謂用其人，不後進於禮樂，雖亦賢者然。朝廷用人當依正制，且慮有不自蓋入仕途也。此章之義沈沈，千載自盧辨戴記注發之。而後人莫之能省，至刑疏但知先進後進指弟子而以進爲仕，進以從先進爲歸，溘素猶依注說爲之。宋氏翔鳳發微謂先進爲士，民有德者登進爲卿大夫，自野升朝之人。後進謂諸侯，卿大夫皆世爵祿生而富貴，以爲民上是謂君子。說皆得之，但以進爲仕，進先別爲釋之。注先進進俱不兼弟子，尙未爲是，故略本諸義，別爲釋之。注先進進至人也。正義曰：以先進後進爲仕，先後輩者，王制言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曰：進士孟子言治則進是進有仕義。管子宙合云：是故聖人傳之簡筴，傳以告後世。人先進後進，謂人之先進後云。故傳之簡筴，傳以告後世人，是先進後進，謂人之先進後。

仕者也言輩者非一之辭禮樂因世損益者禮樂隨風俗
爲盛衰故質勝當救之以文文勝當救之以質是於文質
二者之中或損或益也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者與卽
於字之誤言夫子稱後進爲君子是其禮樂俱能因世損
益得時之中也邢疏申此注謂先進當襄昭之世後進當
定哀之世皆謂夫子同時人案夫子論文質甚貴時中故
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言周
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文亦是得中之文其有
爲尙質之論皆是救時之法如奢儉易戚俱爲失禮夫子
則甯從儉從戚亦以二者俱不得中故甯從質勝不從文
勝也若顯然舉一中道稱爲君子而不欲從之則與平時
所稱爲彬彬所稱爲從周者不合下篇棘子成欲棄文從
質子貢卽深斥之若如此注所云則
夫子正與棘子成同見而奚其可哉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困鄭日言弟子之從我而

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正義曰陳蔡之厄史記孔子世

家敘於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後在魯哀六年朱子據
論語以爲自衛如陳在魯哀二年江氏永鄉黨圖考以爲

在魯哀四年其言曰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言開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卽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間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於吳之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中間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間也然則絕糧陳蔡之間當在哀四年自陳適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旣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又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按四年傳云楚左司馬馭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葉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今案江說甚覈然史記亦自可從先從叔丹徒君經傳小記爾雅淮南有州黎正注今在壽春縣案鹽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圓故仇於黎正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絕糧陳蔡之間而陳蔡之間據新蓋卽州黎之正也此直從史記在六年而陳蔡之間據新遷之蔡言蓋其地距陳雖遠然中間無他國相隔則亦爲陳蔡之間矣當時從遊弟子據世家有顏淵子貢子路弟子列傳有子張呂氏春秋慎人篇有宰予此外皆無考鄭

氏以下章德行云云合此爲一章然冉有於魯哀三年爲
季康子所召不應於此年復有一冉有從夫子也九氏月
良齋雜說引陳善辨曰陳蔡從者豈止十人患難之時何
必分列四科乎斯知鄭說未敢從也皆不及門也皇本門
下有者字。注言弟至其所。正義曰孔子弟子無仕陳
蔡者故注以爲不及仕進之門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
之間無上下之交也無上下之交即此所云不及門也孔
子世家言巨人之交也無上下之交即此所云不及門也然
後得去雖甯武子非孔子同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事
誤以屬之甯武子耳及陳蔡之厄孔子亦使子貢如楚以
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免又檀弓言夫子將之荆先之以
子夏申之以冉有可知夫子周遊亦賴羣弟子仕進得以
維護之今未有弟子仕陳蔡故致此困厄也焦氏循補疏
申此注云堯典闢四門鄭氏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
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
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鄭以門爲卿士
之門則及門者謂仕於卿大夫之私朝也周禮大司馬辨
名號之用帥以門名注云帥軍將以門名者所被徵識如
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
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春

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注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注云門子卿之適子卿之子稱門子是卿以門名卿當門以門名適子代父當門則稱門子其仕于卿大夫之門謂之及門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

正義曰釋文云鄭云以合前章盧氏文昭攷證曰鄭云當作鄭氏案鄭氏非辨

見前疏皇疏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是此四科爲夫子平時所論列不必在從陳蔡時弟子傳先政事於言語當出古論周官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顏子好學於聖道未達一間閔子騫孝格其親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仲弓可使南面荀子以與孔子並稱冉伯牛事無考觀其有疾夫子深歎惜之此四子爲德行之選也孟子公孫丑篇宰我子貢善爲說辭

冉伯牛閔子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
是言語以辭命爲重毛詩定之方中傳故建邦能命龜田
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
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此九者皆是辭命亦皆是言語皇
疏引范甯曰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范以當時最重邦
交故言語當指此事亦是舉彼一端以例其餘弟子列傳
宰子利口辨辭子貢利口巧辭是宰我子貢爲言語之選
也夫子言求也藝由也果可使從政是冉有季路爲政事
之選也沈氏德潛吳公祠堂記曰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
見今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議禮弗決
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重輕故自論小歛戶內大歛東階
以暨陶詠猶無諸節其間共一十有四而其不足於人者
惟縣子汰哉叔氏一言則其畢生之合禮可知矣朱氏彝
尊文水縣上子祠堂記曰徐防之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
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自六經刪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
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
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
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
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
性與天道亦傳是則子夏之功大矣由沈朱二文觀之是

子游子夏爲文學之選也皇疏引王弼曰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又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案王說是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此則故爲苛論不免以辭害義矣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注孔曰助益也言

回聞言卽解無可起發增益於己

注助益至於己。正義曰爾雅釋詁助勸也勸

佐助也說文助左也左卽佐此訓益者引申之義教學本是相長故夫子言子夏爲起予正以質疑問難義益可明也說如說釋之說曾子立事云問而不決承問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不說猶言不解學記云相說而解此注云聞言卽解亦以解訓說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壘壘之譽爲七十子之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陳日言子

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正義曰閔子稱字者夫子述時人所稱也昆者毛詩葛藟
傳昆兄也爾雅釋親昆兄也說文周人謂兄曰昆從早弟
累是本字累是隸省昆則音近假借也亢倉子順道篇閔
子騫問孝於仲尼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
弟之言。注言子至之言。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漢書杜
鄴傳舉方正對曰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
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後
漢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
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又云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
者皆引爲從令之證蓋以從令而致親於不義則人必有
非間其父母昆弟之言惟不苟於從令務使親所行均舍
於義人乃無非間其親之言是乃得爲孝然則閔子之孝
在人無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人所以無間於其父母昆
弟之言者以其不苟從令也陳注動靜盡善或卽指此藝
文類聚孝部引說苑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
復有二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
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温卽謂其婦曰吾所以愛
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

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
子溫依此事閔子不從父令則後母不遣是其上事父母
兩弟溫煖無懼心而恐母遣而兩弟寒是下順兄弟於是
父感之其後母與兩弟亦感之可知則此一不從父令而
諫一家孝友克全尤非尋常不苟從令可比孔子稱其孝
兼言兄弟正指此事是所謂動靜盡善也閔子之孝不啻
大舜之義不格姦若蒸世子不肯傷公之心不言志而死
非可言孝也不字作無字解自明人無非閔之言不是無
非閔子之言乃無非閔子騫人無非閔之言也今案論衡
知實篇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道宜愈子騫嘗與象使舜治廩
浚井意欲殺舜舜當見殺己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
避不行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間非兄弟萬
世不滅是漢世說此文皆謂人不非其父母昆弟爲孝陳
君此注義正然也韓詩外傳載此事云母悔
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可爲焦說取證

南容三復白圭

注

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

以其兄之子妻之

正義曰古人言數之多自三始故此稱三復也仲尼弟子列傳三復白圭之珪

多之珪二字當出古論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珪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盧辯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言

一日三復者猶子路終身誦之也張栻論語解謹言如此則謹行可知。注詩云至言也。正義曰稱詩云者大雅

抑篇文毛傳云珪缺也說文胡缺也從刀占聲詩曰白圭之胡義與毛同今詩段珪爲胡珪訓玉有瑕不訓缺也不

可爲者爲治也南容一日三復此四語而注云讀詩至此三反覆之者是據初讀時

言其後遂日誦以爲戒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

命死矣今也則亡

正義曰釋文云康子問弟子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案皇邢本皆有季字又皇

本今也則亡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皇疏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薰過之事故孔

子因答以箴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爲卑故略以相酬也案

疏後說是大戴禮虞戴德云子曰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是其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注孔曰路顏淵父也家貧

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

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可徒行也注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

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諫辭也正義曰顏子卒年據

世家當在子路之死及獲麟之前故江氏永聖蹟表載於

哀十三年時夫子年七十一也說詳雅也篇疏以爲之椁

高麗本足利本無此四字阮氏元校勘記白釋文至下文

無椁始作音是陸氏所據本亦無此四字也說文云椁有

木臺也從木膏聲今論語皇本作槨與椁一字白虎通崩

葬篇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槨之爲言廓所以

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家語木姓解云孔子年
十九娶宋之卞官氏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夫子年二十
二三爲昭十一年十二月其死當在哀公十一年夫年六
十九江氏永聖蹟表差後一年五經異義臣子先死君父
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己死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
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
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案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
言死從左氏穀梁說立之聞也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
椁死是實未葬前也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况賢聖乎
案鄭駁是也許君必謂鯉死爲設言者意以史記言顏淵
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蚤死又列子淮南子
皆以顏子天死而伯魚之死年已五十則鯉死應在顏子
之後不知史記言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前人謂三十爲四
十之譌而列子淮南皆傳聞之誤本不爲據鯉死既在顏
子前則論語非爲設言可知棺者白虎通崩薨篇棺之爲
言完所以藏尸令完全也說文棺關也所以掩尸有棺無
椁亦因貧之故所謂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者也徒說
文赴步行也今經傳皆作徒易賁初九舍車而徒詩黍苗
我徒我輦皆謂步行也吾不徒行以爲之椁言未嘗賣車
以爲椁也孔子初仕魯爲大夫及去位從士禮其後魯人

以幣召孔子歸自必復其爵而不居位若大夫致仕者然
故但從大夫之後孔子世家所以言魯終不能用孔子也
魯語吳子使來好聘幣於大夫及仲尼亦以孔子時從
大夫後矣既從大夫之後與聞國政故畜有馬乘不得徒
行王制云君子耆老不徒行是也案顏路請子之車以爲
椁不嫌於自請者公羊隱元年傳喪事有贈贈者蓋以乘
馬束帛車馬曰贈是贈喪之禮本有車馬故夫子於舊館
人之喪說駢以贈今此顏子死夫子必亦有贈而顏路復
請子之車以爲椁哀痛迫切不遑計及於禮之當否且知
夫子於顏淵誼厚不妨以情告也趙岐孟子公孫丑章句
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周官宰夫注凡喪始
死弔而含禭葬而贈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
氏子來求賻賈疏云隱公三年公羊文云喪事無求求賻
非禮何休云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
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心蓋通於下何休云爾者嫌天
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顏路請子之
車孔子不與亦是合不合求故抑之也由買此言顏路請
禮有未合夫子以其哀迫不欲深責而但婉言告之至以
鯉死爲比則亦視顏子猶子矣皇本吾不下有可字不可
上有吾以二字徒行下無也字。注路顏至作椁。正義

顏淵死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注天喪

日鄭注云欲得賣之以為顏淵作椁也顏路顏回之父此
偽孔所襲弟子列傳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之父于嘗各
異時事孔子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
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注鯉孔所襲家語本姓解云魚之生
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鯉而字伯
魚案顏子卒時夫子久不居位而注云時為大
夫謙言從大夫之後顯然謬誤其為偽託無疑

子者若喪己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正義曰漢書董仲舒

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
余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顏

師古注言失其輔佐也蓋天生聖人必有賢才為之輔佐
今天生德於夫子復生顏子為聖人之耦並不見用於世

而顏子不幸短命死矣此亦天亡夫之徵故曰天喪子
。注噫痛傷之聲。正義曰何休公羊傳注噫咄嗟貌詩

噫嘻傳
噫歎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注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

乎注孔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正義

曰皇疏云孔子往顏家哭之也從者謂諸弟子隨孔子往

顏淵家有見孔子哀甚故云子慟矣案皇本曰有慟乎曰

上有子字又誰爲下有慟字。注慟哀過也。正義曰說

文無慟字漢碑多作慟慟當卽慟省鄭注云慟變動容貌

亦以慟字從動得義此卽

是哀過鄭與馬不異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注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

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

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注馬曰言

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故

云耳正義曰厚葬者謂凡葬事求豐備也晉語欒其子云

顏子事夫子猶父故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同於父母在
許友以死之義也史記弟子傳夫子言自吾得回門人曰
親及夫子沒門人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則皆同顏子
事夫子猶父矣然夫子喪顏子若喪子而無服是亦視回
猶子惟不能止門人之厚葬終心自歎故深責二三子也
唐石經初刻猶子下也字作曰。注言回至云耳。正義
曰鄭注顏路欲聽門人厚葬之同馬義吳氏嘉賓說喪具
稱家之有無然而禮有賻喪者賻之亦惟其稱焉耳使顏
子死無附身以歛無附棺以爲葬師與友說驂馮財以助
之可也是非得已也有棺而無椁有葬而爲之厚葬則非
也以其得已也君子所以受於人者義如此必不得已而
後受苟可以已而已故曰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夫
子之視顏子視之猶其生也彼門人者以其生之所不受
者而與之是死之也故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
人也以姑息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

焉知死

注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正義曰事

人若子事父臣事君是也。馬能事鬼，言鬼則神可知。或以
事鬼下脫神字，非也。趙氏佑溫故錄禮有五經，莫重於祭。
古之所爲事鬼神者，嘗無不至。則子路之問不爲不切。夫
先王之事鬼神，莫非由事人而推之。故生則盡養，死則盡
享。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享親。云事鬼也，莫非教
天下之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享親。云事鬼也，莫非教
宗廟者也。則盡乎事鬼神之義矣。進而問死，欲知處死之
道也。人有所當死，有所不當死，非季路所難莫難乎。其
知之明處之當然而死，非可預期之事。故爲反其所自生
君子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歸於得正而斃，其不敢以父
母之身行殆，不敢以匹夫之諒爲名者，皆惟其知生敬吾
生，故重吾死也。否則生無以立，命死適爲大愚而已。則盡
乎知死之義矣。子嘗言之矣。務民之義，卽所以事人。敬鬼
神而遠之，卽所以事鬼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謂能事人能
鬼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所以教知生也。志士仁
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所以教知死也。孟子曰
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所以教知死也。桎梏
者非正命也。所謂知生知死也。皇刑本唐宋石經敢問上
有曰字。注陳曰至不答。正義曰世說簡傲篇注引馬

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
答與此陳注同當是彼文誤引

閔子侍側閻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

樂注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

然注孔曰不得以壽終正義曰閔子少子路六歲而先閔
子者閻氏若璩釋地三續謂以德

序是也皇本閔子下有驚字冉有唐石經作冉子說文侃

下引子路侃侃如也疑作子貢或許氏誤記宋氏翔鳳過

庭錄說文解字侃剛直也從侃侃如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鄉黨篇

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強之貌與許

之侃侃及此下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衍行假借

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強之貌與許
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疑涉下文衍行而誤蓋古文論
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衍衍案宋說亦通若由也不
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孫奕示兒編子樂必當作子
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又以義相近而轉
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阮氏元校勘記文
選幽通賦及座右銘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

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合案淮南子精神訓注亦引作孔子曰有無曰字皆可通惟樂字鄭注已釋之斷非曰字之誤夫子是樂四賢才德足用不必專言子路若者逆料之辭不能遽決也。注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貌。正義曰凡人賦性剛柔不齊惟各盡其性斯有所成立可同歸於善也朱子集注云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又一義亦通行行訓剛強此會意釋名釋姿容兩腳進曰行行抗足而前也漢孫根碑行行義勇。注不得以壽終。正義曰皇疏云後果死衛難也袁氏曰道直時邪自然速禍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注鄭曰長

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

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注王曰言必有中

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正義曰閔氏若瓌釋地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注長府官

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論語鄭注藏財貨

曰府又意公微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貨財之府庶可結
士心翟氏灝考異長府蓋魯君別館稍有蓄積可備騷警
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已故於己事後率魯人卑其閉閤
俾後之君失所憑恃其心尚可問乎閔子能爲微辭諷之
則與聖人彊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凌氏鳴喏解義疇昔
昭公嘗居是伐季氏矣定哀之間三家皆欲之包氏慎言溫故
弱所恃也稱魯人眾也是時三家皆欲之包氏慎言溫故
錄案長府宮館之屬非藏名也漢書元帝紀詔曰惟德薄
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幸御者勿繕治注
應劭曰舊貫者常居也此足爲證昭公欲伐季氏而先居
長府必其地爲君常所臨幸故人不以爲疑魯人爲長府
蓋欲擴其舊居以壯觀瞻魯君失民數世矣隱民皆取食
於季氏復爲長府以重勞之是爲淵驅魚也閔子故婉言
以諷之後漢書郎顛傳顛上書曰夏禹卑室盡力致美又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目爲諸所繕
修事可減省郎顛引經亦以長府爲宮館義與元帝詔共
合符契不可易也案諸說略有異同惟閔氏得之而義亦
未盡蓋府自是藏名周官玉府職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
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內府
職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財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

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財入焉又外
府掌邦布及王后世子祭服是兵器藏內府不藏外府然
則玉府掌兵器亦當在內魯之長府自是在內而爲兵器
貨斯所藏魯君左右多爲季氏耳目公欲伐季氏而不敢
發故居於長府欲藉其用以伐季氏且以使之不疑耳昭
公伐季氏在廿五年孔子時正居魯則知魯人爲長府正
是昭公居之因其毀壞而欲有所改作以爲不虞之備但
季氏得民已久非可以力相制故子家羈力阻其謀宋樂
祁知魯君必不能逞而閔子亦言仍舊貫言但仍舊事略
加繕治何必改作以諷使公無妄動也論語書之曰魯人
明爲公諱且非公意也當時伐季之謀路人皆知閔子所
言正指其事然其辭微而婉故夫子稱其言必有中也若
如翟說魯人指季平子凌說魯人指三家在定哀時爲長
府者欲改爲之以奪魯君之所恃夫昭公居長府以伐季
氏其事已無成定哀即欲伐季氏亦斷無仍居長府蹈此
覆轍而煩三家之重慮之也且既患公復居長府何不毀
壞之而反從而修治也耶如包說長府是別宮非藏名則
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將何所取意耶諸說於情事多未
能合若闔氏以長府去季氏家近亦非是長府自在公宮
內也。注長府至改作。正義曰說文府文書藏也廣雅

釋宮府舍也。府聚也。几財賄兵器文書皆藏之。府許祇言文書者舉一以例之也。鄭云藏財貨者凡居財貨曰府。故周官玉府內府外府又大府泉府皆稱府也。仍因貫事並爾雅釋詁文王氏念孫說貫訓行亦通見前一貫章疏。鄭注又云魯讀仍爲仁。今從古。惠氏棟九經古義楊雄將作大匠箴云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臧氏庸鄭注輯本釋云魯讀仁字爲句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義雖通而稍迂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仍仁音相近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注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門

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注馬曰升我

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解

之正義曰白虎通禮樂篇瑟者音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郭璞注爾雅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

二十七弦與郭氏音通正義引禮圖雅瑟廣長與郭注同惟二十三弦與郭異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

弦而風俗通又言今瑟長五尺五寸皆是依仿古制不能畫一皇本作由之鼓瑟似因注誤衍升堂入室喻學道有

淺深聘禮疏云後檐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檐與棟之間
爲南北堂之中則後檐北爲室與房矣凡入室必由堂至
入室則已觀止故夫子言善人之道亦以入室爲喻也說
苑修文篇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
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
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
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利
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
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
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
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莊恭之動
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
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
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
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
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旣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
有匹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
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人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
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此相傳子
路鼓瑟夫子責之之事。注子路鼓瑟不合雅頌。正義

曰雅頌以音言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又樂書云樂之雅頌猶詩之威儀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注孔曰言俱

不得中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注愈猶勝也正義

本問下有曰字賢下有乎字過猶不及下有也字。注言俱不得中。正義曰仲尼燕居云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鄭注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案敏鈍以氣質言鞭子張與子夏除喪而見孔子子張彈琴成聲曰不敢不及子夏彈琴不成聲曰不敢過也可見中庸云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其下卽引顏子之擇中庸舜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明過與不及皆有所失故惟以禮制之中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注孔曰周公天

子之宰卿士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注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

以責之

正義曰季氏富於周公者周公封魯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自後宣公稅畝已爲什而取二季氏四分

公室已取其二量校所入踰於周公賦稅之數故曰季氏富於周公

羊定八年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何休注時季氏邑宰至于千乘此可知季氏之富也

歛者說文聚會也歛收也爾雅釋詁歛聚也二字訓義並同胡氏紹勳拾義解聚字爲驟謂急於歛取亦備一解大

學引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其下言長國

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小人即指聚歛之臣言附益者說

文增誼也附與附同漢書哀帝紀武有衡山淮南之謀設附益之法亦謂徵歛之厚鄭注此云求冉有名也季氏富

矣而求聚民財以增之增即附益之義孟子離婁篇孟子

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

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趙岐注季氏魯卿季

康子案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

曰丑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

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正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魯語載此事。仲尼私於冉，有曰：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舂米不之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苟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何休公羊注：解用田賦云：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何解賦爲財物而孟子以爲賦粟倍他日粟，卽財物也。倍他日者，倍乎稅畝之制也。倍之爲言大略之辭。賈逵杜預解左傳以賦爲軍制，誤矣。用田賦自是季氏之謀。符冉子不能救止其事，故夫子深責之。見凡爲人臣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冀季孫聞善言能改悟也。鳴鼓謂擊鼓使鳴也。皇本而附益之，之作也。鳴鼓下無而字。注：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周公封魯元子嗣之。其次子世守采地，官於王朝爲卿士。春秋時所稱周公召公是也。此注知不然者，春秋內外傳皆舉周公。

典籍是夫子欲以周公所制賦法正季氏之失故此文卽
言富於周公以譏之也若泛指天子之宰便爲回違且與
內外傳所言周公不合。注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正義
曰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晉語伐備鐘鼓聲
其罪也昭十七年傳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
于朝杜注謂天子責羣陰諸侯自責是凡責讓多用鼓也
說文攻擊也此訓責者引申之義宋氏翔鳳發微云春秋
繁露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
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
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
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
強禦也按董生之言知魯有季氏世卿專政去公室攘
奪克剝而有用田賦之事是亦卑勝尊賤傷貴不義之至
者與季氏不能聽冉有不能救厥罪惟均故鳴鼓而攻若
深疾冉有實
正季氏之惡

柴也愚

注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參也魯注孔曰魯

鈍也曾子性遲鈍師也辟注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

文過由也

囿鄭日子路之行失於畔

正義曰此節亦夫子所論而不

暑子曰與前四科同師也辟朱子集注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案便辟猶盤辟武氏億羣經義證案墨子再拜便僻是便僻與再拜連文卽漢書何武傳見所舉者樂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儒林傳注蘇林曰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盤亦便之轉案荀子非十二子云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大戴禮五帝德云孔子曰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也改之皆可證竊謂愚魯近狷師嘑近狂故夫子願與之進於禮樂也其後四子德成學立故子貢答衛將軍文子咸稱其美行矣皇本辟作僻此依馬注誤改嘑書無逸疏引作諺阮氏元校勘記說文有諺無嘑嘑乃諺之俗字。注弟子至之愚。正義曰弟子列傳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集解引鄭立曰衛人子羔亦稱季羔見左傳檀弓作子皋皋與羔同家語作子高齊人少孔子四十歲高旣爲氏不當又爲字三十四積畫相亂衛齊二說亦異當以鄭氏爲是愚直謂如古之愚者直也。注魯鈍也。正義曰說文云魯鈍詞也論語曰參也魯段氏王裁注左傳魯人以爲敏謂鈍人也釋名曰魯魯鈍也國多山

水民性樸鈍按椎魯鹵莽皆卽此。注子張才過人失在
邪僻文過。正義曰注以僻釋辟非是。經文作僻但邪僻
文過乃小人怙惡之行不可以擬于張。注子路之行失
於畔彥。正義曰釋文云畔彥皇本釋文所見本並作販
彥書無逸云乃逸乃諺僞孔傳叛彥不恭叛諺與畔彥同
焦氏循論語補疏犬雅皇矣無然畔援箋云畔援跋扈也
韓詩云武強也漢書敘傳注作無然畔換文選魏都賦云
雲撤叛換劉淵林注叛換猶忒睢也換援諺聲近相通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

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

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

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

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

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正義曰蘇氏

國四書求是云其庶乎未明指其所庶若何以下文不受

命對觀之蓋卽指受命而言案蘇說是也命謂祿命也古

者四民各習其業未有兼爲之者凡其所業以爲命所受

如此也子貢學於夫子而又貨殖非不受命而何俞氏

平議古者商賈皆官主之故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

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以周禮考之

質劑掌於官廩量純制掌於官貨賄之璽節掌於官下至

春秋之世晉則絳之富商韋藩木機以過於朝鄭則商人

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蓋猶皆受命於官也若夫不受命

於官而白以其財市賤鬻貴逐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

貨殖管子乘馬篇曰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

買此其溢鴈與蓋不屬於官卽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故

不曰商賈而曰貨殖子貢以聖門高弟亦復爲之陶朱白

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首列子貢有開
必先在于貢固不得而辭也案俞說亦近理若然則其庶
乎仍謂庶幾聖道也廣雅釋詁殖積也周語財蕃殖韋昭
解殖長也子貢貨殖謂居貨財以生殖也億度也皇本億
作億漢書貨殖傳漢陳度碑引並作意字異義同貨殖傳

云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閒七十
子之徒最爲饒而顏淵單食瓢飲在于陋巷子贛結駟連
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然
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
貨殖焉意則屢中班傳全引此文而以賜不受命二句爲
孔子所譏是意則屢中卽承上貨殖言論衡知實篇賜不
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
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又云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蓋
論衡以意貴賤之期解億字數得其時數解屢字得其時
解中字此漢人解誼之最顯然可據者皇疏引殷仲堪曰
不受矯君命江熙曰賜不受濁世之榮以不受命爲辭祿
與貨殖傳子貢仕衛不合非也。注言回至心也。正義
曰爾雅釋言庶幾尙也又云庶幸也易繫辭傳顏氏之子
其殆庶幾乎謂庶幾於道也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毛傳
空窮也引申之凡貧窮無財者亦謂之空史記伯夷列傳
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鹽鐵論地廣云夫賤不周知貧不
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後漢賈逵
傳帝謂馬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
竹之子於首陽矣是漢人解屢空皆爲空匱注前說是也
財貨者說文貨財也億度是非者謂於事理之是非能先

億度之也皇疏云故左傳和隱公朝魯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先凶乎是歲定公卒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憶中之類也案漢書陸宏等傳贊漢興推陰陽之災異者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此明謂億度事理注說亦非無本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注孔曰踐循也

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亦不入於聖人

之奧室

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問善人之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爲善人乃問善人當何道以自處也

故子告以善人所行之道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譬諸入室必踐陳涂堂戶之跡而後循循然至也案孔說是也踐迹者謂學禮樂之事也善人質美未學故必進於禮樂乃可入室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曰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曰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據志此言以善人指諸侯言上篇言聖人善人吾不得見之彼言善人義亦同也王者

目德教化民制禮作樂功致太平若善人爲邦百年仍不能興禮樂之事故僅可勝殘去殺若仁道猶未能成所謂不入於室也漢志所云於義亦通釋文迹本亦作跡說文迹步處也蹟或從足責速籀文迹从速並不作跡是跡乃迹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注論篤者謂口無

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

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正義曰邢疏云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爲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

言子曰也案夫子言善人不得見之及此言及善人舉所見論篤君子色莊三者以當之蓋此三者皆可謂之善人然容有似是而非者與乎其間故但爲疑辭或言與或言乎者文法之變。注論篤至善人。正義曰口無擇言身無鄙行約孝經文擇與粹同

改也彼作擇行謂無欺行

子路問聞斯行諸

注包曰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

之何其聞斯行之

注孔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冉有問聞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
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感敢問

注孔子惑其問同而答異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

故退之注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尙人各因其

人之失而正之正義曰觀公西華之問冉有亦當有父兄

也夫聞義卽當力行君子善則歸親苟有所爲而合於義
稱父母或兄之命焉可也若必待稟命而或爲父兄所阻
不得行是亦奚得爲義但子路有聞卽行其中有宜稟命
父兄而迫不能待不特失承順之道並其所行或因急遽
而未合於義此夫子所以抑之也至冉有固自言說子之
道而以力不足自諉者不患其不稟命但慮其遂巡退縮
而爲之不勇耳夫子所以進之二子之間非在一時而公
西華之窺聖人有以得其異同亦可謂善學者矣如之何
其聞斯行之皇本行之下有也字注賑窮救乏之事
正義曰義事多端注必指賑窮救乏者舉所重言之錢氏

大昕潛研堂文集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
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餽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
稱父兄與之不聽卽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
斯行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齎米數
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贖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
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說。
注言冉至正之。正義曰謙退者謙與慊同不足也冉有
子路各有所失夫子教之亦因其所失正之不能同也學
記云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
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
後能教其失也教也者
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注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

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注包曰言夫子在己無所

敢死也

正義曰曲禮云父母在不許友以死顏子事夫子猶父故云子在回何敢死呂氏春秋勸學篇曾子

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曾
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
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
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
參之於父也此周秦人解誼之最古者蓋顏子隨夫子行
忽遇匡人之難相失在後夫子必心焉望之望之而不
則疑其爲匡人所殺雖在顏子必不輕身赴闕如子路之
慍怒奮戟然亂離之時或不幸而死於非命此亦大事所
恒有及後顏子來見夫子喜出望外故直道心之匪疑死
不料顏子之未死也至顏子之對夫子曰子在回何敢死
夫夫子遇難而曰子在何也蓋以夫子狀類陽虎匡人疑
爲陽虎而誤圖之非真欲殺夫子此直俟其細詢踪跡審
其動靜自足知之書傳言夫子弦歌不輟曲三終而匡人
解甲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此豈陽虎之所能爲者蓋不待
夫子自辨而聖德光著匡人已知決非陽虎矣夫子之不
輕於一死顏子蓋真知之故曰子在而因子在不敢就死
自必潛身遠害或從他道迂行此其所以相失在後也惟
知子在故顏子獨後顏子獨行此其所以相失在後也惟
往迹及其心事可按文而得之他說以死爲先
字之誤或以子在爲在圖中死爲赴闕皆不合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注孔子曰子然季氏子弟自

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

之間

注孔子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間安足大乎所

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注孔子曰言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

亦不從也

注孔子曰問爲臣皆當從所欲言二子雖從其主

亦不與爲大逆

正義曰釋文云惡古文臣字本今作臣此古文出六朝時所製大臣者謂公卿大夫

爲諸侯佐者也異者謂異人也若顏淵仲弓之類曾由與

求之間曾猶乃也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者謂事君當以正道若君所行有過失卽以道諫正

之止謂去位不仕也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

不聽則逃之白虎通諫諍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

屈尊伸卑孤惡君也並言大臣事君之法劉敞春秋意林

具臣者其位下其責薄小從可也。大從罪也。大臣者其任重其責厚。小從罪也。大從惡也。包氏慎言溫故錄韓詩外傳云。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然而不亾者。以有冉求。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諍諍諍臣者。其國昌。依此則二子事季亦能匡正以道。故季子然以大臣許之。而夫子斥之者。以其不能以去就爭也。公羊莊二十四年。曹羈下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注云。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夫二子非黨惡之臣。然不能直伸己志。折奸人僭竊之萌。故曰具臣。張栻論語解或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履霜堅冰之戒。馴至踉蹌。以至於從人弑君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遂欲弑父與君哉。惟其漸浸。順長而勢卒至此耳。案夫子此言。明二子尚能守正。亦所以警季氏使無自陷大逆也。注子然。季氏子弟。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文選注四十七。引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順多略。知季子然亦弟子之一。戴氏望論語注疑子然。即季襄。注謂子至大乎。正義曰。注以

異爲異事曾爲則並不合。注言備臣數而已。正義曰說文云具其置也廣雅釋詁具備也大夫家臣當有具數此二子仕季亦但備數任職事不能如大臣能匡正人主也漢書翟方進傳爲具臣目全身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注包曰子羔學未熟

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

必讀書然後爲學注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

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注孔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己非而

不知窮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使子羔爲費卽宰論衡藝增篇亦作卽宰戴氏望說史記費字後人所增張

守節正義引括地志釋卽在鄆城宿縣未言費所在知所見本無費字漢地理志東平國無鹽縣有卽鄉今山東東平州東境也子路以墮卽後不可無良宰故欲任子羔治之案戴說頗近理然論語集解亦不釋卽則包周馬鄭諸家所據本皆作費豈當時已文誤莫之能正耶所當闕疑各就文解之也有民人者民謂庶人在官人謂羣有司皆

所以佐宰治事也。有社稷者，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同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稷者，穀神，白虎通：社稷，篇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眾多，不可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夏氏斡學禮管釋社稷皆祀土神也。土爰稼穡，社與稷不能分，而爲二言，稷必兼言社言社，不必言稷，而稷在其中。鄭氏所謂稷者，社之細是也。社稷其祀於一壇，歷考諸經傳，只有社壇，並無稷壇。自王莽官社之外，復增官稷，光武州治之社，無稷而後世遂社稷分壇，失古義矣。案天子諸侯行禮於社，甚多，白虎通：祇舉求報言者，以社稷皆土神，求報是其正祭，不煩廣說他事也。大夫祭社，稷亦是春求秋報，凡舉民事時皆同矣。讀書者說文云：讀誦書也。書者，詩書禮樂之統名於時。世卿持祿不由學，進故子路言仕宦亦不以讀書爲重也。韓詩外傳：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卽夫子此言之旨。左氏傳：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未可知。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

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與夫子此語意同。注所以爲賊害。正義曰：說文云：賊，敗也。敗，害義近。注疾其至知窮。正義曰：上篇言佞事，云禦人以口給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遂猶成也。窮謂理窮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

注孔曰：曾參父名點。侍坐子曰：以

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注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

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

注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己，如

或知爾，則何以哉？

注孔曰：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爲治？子路

率爾而對曰：率爾先三人對于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

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注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

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晒之注馬曰晒笑也正義曰侍坐者謂四子侍於夫子坐側

明四子亦坐也子路少夫子九歲冉有少夫子二十九歲

公西華少夫子四十二歲惟曾皙年無考其坐次在子路

下是視子路年稍後夫子長於四子不欲多引年故謙言

一日也毋吾以者毋與無同皇本作無以用也言此身既

差長已衰老無人用我也釋文云吾以鄭本作己鄭謂毋

以我長之故已而不言已止也義似紆曲夫子自言身老

若四子則年力未衰宜爲世用故就其平居所發論誘之

盡言以觀其才志何如耳率爾皇本作卒爾注同莊子人

問世注率然附之釋文率本又作卒是率卒二字通用加

之以師旅者謂己國有征討及他國來侵伐者也加者蓋

也說文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從師注從自四而眾意也軍

之五百人爲旅從旅注從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

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

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注鄭注伍兩卒旅師軍皆眾之

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

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因之以儀

饑者老子儉武篇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所謂因也爾雅釋天云穀不熟爲饑疏不熟爲饑郭注凡草菓可食者通名爲蔬邵氏晉涵正義穀梁襄十四年傳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饑又謂之大饑此以穀入多寡分立差等兼取荒饑爲名其實五者皆爲饑也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饑三穀不收謂之饑四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名饑爾雅及穀梁墨子各具一義釋文饑鄭本作飢說文飢餓也義稍別今經傳通用由也爲之者爲治也比及三年者比近也見廣雅釋詁周官小司徒云乃頒比法於六卿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是三年乃大比之期又書言三載考績三考凡九年乃行黜陟子路言甫及三年初奏績之時已有成功蓋子路長於治軍旅故夫子亦言千乘之國可使治賦也。注哲曾參父名點。正義曰弟子列傳曾蒧字哲曾參父說文黧雖哲而黑也從黑箴聲古人名黧字哲段注弟子列傳曾蒧字哲奚容箴字子哲又狄黑字哲箴箴皆黧之省論語曾哲名點則同音段借

字也。注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正義曰注意
吾以二字爲倒詞於文未順又難對之義非經所有並非
是。注率爾先三人對。正義曰率者輕速之意孟子梁
惠王篇卒然問曰卒率義同曲禮侍於君子不願望而對
非禮也注云禮尙謙也不願望若子路率爾而對案四子
以子路爲年長自當先對但亦當願望不得急遽先三人
也又其言自負太甚故夫子以爲不讓。注攝迫也。正
義曰迫謂迫近也焦氏循補疏荀子禮論云其立哭泣哀
戚也不至於臨攝楊倞注臨窮也攝猶戚也此戚卽蹙字
窮蹙與迫同楚辭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王逸章句云
攝葉不舒貌迫蹙故不舒。注方義方。正義曰廣雅釋
詁方義也鄭注此云方禮法也禮法卽是義漢書禮樂志
引此句解之云教目禮誼之謂也與鄭注及此注同司馬
法云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
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是其義也。
注哂笑。正義曰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木曰矧大笑則
見釋文矧本又作哂是哂與矧同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
欬笑不壞顏曰欬從欠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欬爲正矧
是矧藉凡笑以至矧爲度過此則壞顏且失容故曰笑不
壞顏非微笑之謂曾皙亦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爾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性謙退言欲得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爲之比及三

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孔曰求自云能足民

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正義曰

者謂其志何如也方六七十里者謂國之四竟以正方計

之有此數也如五六十里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猶

與也及也方六七十如五六里者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並

與與同義書堯典曰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

器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史記虞卿傳趙王問樓緩

曰子秦地如毋子孰吉新序善謀篇如作與是其證如與

聲相近故如訓爲與與亦可訓爲如足民者謂使民財用

足也亦待三年者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
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攷績然則足
民亦須以三年計之也皇本民下有也字注求性至而
已正義曰冉求能治大國而祇言小國是其性謙退也
王制孟子皆言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

大司徒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王制孟子不同蓋周官言封域王制孟子專就出稅之田言耳春秋時列國兼併小國見赤爾何如對曰非曰侵削不能如制故有此六十里之國

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類曰同端立端也衣立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

服小相謂相君之禮正義曰宗廟之事鄭注指祭祀胡氏

獨此經不得指祭祀宜主朝聘而言昭勳拾義云宗廟之事祭祀在其中

不在廟而在壇舉宗廟不言朝聘舉會同不言壇皆互

文見義如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言宗廟可該禮器言

百官可該朝廷也案胡說是也大夫士助祭無用端服者

則宗廟為朝聘可知如會同者如猶與也金氏鸞禮說案

會同之禮非必諸侯會同於天子也左襄四年傳云文王

兩君相見之樂也杜注以諸侯會同解兩君相見孔疏云

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爾雅釋詁云會

合也又云會對也說文云同合會也合口也是會同二
字本義原止二人相合曲禮云諸侯相見也相見于卻地曰會春
秋所書公會某君于某皆兩君相見也相見于卻地可謂
之會則相見於宗廟之中亦可謂之會矣此會同之小者
也至於十餘君聚會于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
定四年經云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
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
夏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傳云衛子行敬子言
於靈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此十
餘君聚會稱會同之證十餘國聚會所謂噴有煩言者可爲
貴有言語之才以爲相若兩君相見則長於禮樂者相見
相也公西華志於禮樂則其所謂會同者必指兩君相見
言之又云兩君相見自在宗廟之中爲諸侯之事故曰宗
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自注宗廟之事不一而會同其一事
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乃指點詞非更端詞案金
說事也左僖八年傳云不赴於同春秋繁露竹林篇會同
之事大者主小又云齊頃公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
之事王道篇諸侯會同賢爲主賢也據此諸文明列國
會盟稱會同也惟如字作指點詞與王氏訓義異愚
以下文言宗廟會同明宗廟有專指之事則如訓爲與王

義自優而宗廟之事必如胡氏以爲朝聘乃合經旨端章甫者鄭君注爲諸侯視朝之服然此是相者所服於諸侯無涉說文云褊衣正幅從衣耑聲段氏玉裁注凡衣及裳不邪殺之幅曰褊左傳端委杜注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今案褊是正幅之名故說文巾部輸下曰正幅裂今經傳皆作端自是同音假借凡朝祭之服皆用正幅通得端名故樂記言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是祭服名端也左傳言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是朝服名端也胡氏紹勳拾義古時布廣二尺二寸端用正幅衣形正方自衮鷩至玄端服不同而其爲端則同何論朝服也周禮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康成注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袂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半而益一尺二寸大夫三寸袂尺八寸賈氏疏云其袂尺二寸據玉藻其袂三尺三寸袂尺二寸而言也陳氏禮書云謂之端則衣袂與深衣之袂尺二寸而士之辨也果士之袂殺於袂尺非端祛廣袤等矣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袂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袂侈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夏氏斫學禮管釋又謂男子五冕服五衰服皆端惟弔服弁經侈袂婦人服侈袂亦以鄭氏爲誤案大夫以上侈袂鄭君此說必非無據侈袂謂侈於上之袂一尺一寸也蓋士之袂以布一幅

爲之大夫以上之袂加半幅布故曰半而益一然袂雖侈仍用正幅何妨得有端名陳夏二君之疑殊所未曉釋名釋衣服云玄端其袖下正直端方與要接也此亦舉玄端以例其餘耳朝服是緇衣素裳玄端則玄衣而裳無定色緇玄色近緇是七入之黑玄是六入之黑故禮或稱朝服爲玄端而冠亦同用玄色謂之玄冠其不同者惟裳與鞮諸飾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鞮注云玄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胡氏培鞮正義玄裳黃裳雜裳三等裳以配玄端乃士服特牲饋食記云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爲鞮與此同又云若大夫以上則有異大夫玄端用素裳天子諸侯用朱裳也金氏榜禮箋解士冠禮云玄端三裳主論列其服非差次所服之人可也云者謂唯其所服服之不定之辭也上經爵弁服纁裳皮弁服素積皆上下通服則玄端玄裳黃裳雜裳明不專爲士設經記說玄端服唯見此三裳然則服玄端者無異裳蓋可知也玉藻鞮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乃言玄端之鞮色不同猶冕弁服之有纁鞮赤鞮與裳無涉其說雖與鄭異而於經旨實合蓋鞮固從裳色然亦取其相近如朱色淺黑則近於玄淺赤則近於黃素色淺白亦近於黃凡色之相近皆可配以爲用不

必裳禪同用一色也荀子哀公篇端衣玄裳纁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云纁而乘路則爲天子冕服蓋冕服亦通名端當用纁裳而云玄裳纁玄色近玄卽纁也天子冕服有玄裳則玄裳非但爲上士所服矣朝聘會同擯相之服經無明文舊說謂君臣同服聘禮賓主旣同用皮弁則擯介亦當用皮弁而朝與會同皆爲皮弁可知此於經無徵直以意爲之說案士冠禮主人玄端爵擯者玄端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賈疏云擯者不言如主人服別言玄端則與主人不同可知然則主人玄端爲士之正服擯者玄端爲朝服合之論語此文有朝聘會同則凡士之爲擯者自助祭外皆用朝服而非皮弁可知然朝服當云委貌今云章甫者以章甫與委貌同爲玄冠也郊特牲士冠記並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士冠記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大夫也甫或爲父母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明之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白虎通紉冕云所以謂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始萌小故爲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爲正其飾最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尙未與紉其本相當也夏統十三月爲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

者言其追大也案此則三代冠制稍有大小之差班言其形鄭君兼釋其義互相備耳周用六代禮樂當時本有章甫爲大夫士之冠故夫子冠章甫之冠魯人誦孔子亦云袞衣章甫及此子華又言端章甫皆當時禮冠用章甫之證若當時未有此制而夫子與子華乃舍周之委貌而服殷冠是畔民也乃解者疑其與禮不合又以子華爲諫夫于華能爲大相而謙言小相可也未有舉其禮服而亦謙不敢用且未聞以前代之制而用爲諫言此亦理之未可達矣小相者言諸侯有宗廟會同之事已爲小相佐助君也上篇夫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與賓客言是大相之事則赤言小相爲諫可知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曰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觀此則子華爲相是自道其實然舊時解此節以宗廟爲天子之宗廟會同爲諸侯見天子之禮端章甫爲諸侯之服夫赤自思爲諸侯其矣已甚而會同之禮諸侯當服裨冕不聞用立端章甫宜閭氏若據四書釋地又續凌氏廷堪禮經釋例皆斥

其謬也。注宗廟至之禮。正義曰注以宗廟之事爲諸侯廟祭而解會同爲諸侯時見殷見則皆見天子之禮。周官大宰大朝覲會同注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疏云大會雖無常期當春來即是春朝當秋來即是秋覲當夏來即是夏宗當冬來即是冬遇若大農云舉春秋即冬夏可知者經直云西方六服盡來秋冬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六服盡來夏西方六服盡來秋冬同宗遇可知在國行朝禮訖乃皆爲壇於國外而命事焉又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疏云若不當朝之歲則不須行朝覲於國中直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中春夏行朝宗於王朝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廟也大行人云十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王無故則巡守若王有故六服眾皆同來是其禮也凌氏曙典故覲云案鄭注云蓋宗廟一事也會同二事也端章甫謂視朝三事也三者皆須相禮或舉地或舉事或舉服古人文法互見如此案此鄭誤注今

不用也。小相在。主國曰擯。賓國曰介。擯介統謂之相。邢疏曰：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棖，與蜀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弁而祭於注兼有朝祭之相，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此廟中之相也。諸侯視朝，朝之相無明文，周官大宰贊聽治，是大相小司寇擯外朝，司士擯治朝，太僕正服位皆小相，則諸侯視朝，點爾何如鼓瑟希。注：孔曰：思所以對故音亦有相可知。

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注：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爲政之具鏗者，投瑟之聲。子曰：何傷乎？亦各言

其志也。注：孔曰：各言已志於義，無傷。曰：莫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注：包

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

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注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朱子集注云四子侍坐以齒

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鼓瑟希者說文云鼓郭也从巾又

又象其手擊之也周官小師掌教鼓鼗祝敔塤簫管弦歌

注出音曰鼓此字虛實兩義毛晃岳珂並分鼓舞字從鼓

鐘鼓字從鼓非也方氏觀旭偶記爾雅釋樂云徒鼓瑟謂

之步注謂獨作之曾點但鼓瑟未有口歌又云少儀云侍

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之侍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其說

並是鏗爾玉篇引作搗爾廣雅釋言錫擊也搗與錫同說

文小徐本摠下云讀若論語鏗爾舍琴而作大徐本作舍

瑟段氏玉裁注依小徐本改正又韞下引此文段氏亦改

舍琴其說云論語釋文云鏗苦耕反投琴聲是則陸氏本

作舍琴而作下文云本今作瑟者後人所增語廣韻曰搗

琴聲口莖切玉篇曰搗口耕切琴聲引論語搗爾舍琴而

作案由段所引是古本皆作琴字此文孔注云投瑟之聲

投瑟必投琴之誤釋文所云投琴即本孔注也作起也曲

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鄭注離席對敬
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此舉問異事當如前之敬蓋君子
有問於已皆當起對對畢就坐若對未畢君子詔己坐亦
得坐若夫子問六言六蔽子路起而對夫子復令之坐是
也若然此三子承夫子之問並應作而後對前不言者從
可知也撰鄭本作僕云僕讀曰詮詮之言善也案廣韻曰
詮善言也本鄭義陳氏鐘古訓曰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
今文選爲俱或爲全是全僕本通故讀俱爲詮非改字也
案鄭以點爲謙言故夫子云何傷以解之若爾更有甚矣
政之具是正點自負有異三子視子路之率爾更有一本
以此知鄭義精審多若此也釋文云亦各言其志一從日
亦各言其志也今皇刑本皆有也字其春者舉時所從言
之釋文本亦作暮春說文無暮字歸下云日且冥也從日
在釋中引申爲遲晚之訓故此春盡言莫春也皇本冠者
上有得字儀禮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
故曲禮云二十曰弱冠白虎通紉冕云所以有冠者何冠
者帷也所以帷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
脩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禮所以十九見正而
冠者何漸二十以上爲成童此則未冠者也浴乎沂風乎
子者人年十五以上爲成童此則未冠者也浴乎沂風乎

舞雩詠而歸者鄭注云沂水出沂山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案水經泗水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山西北平地發泉流經魯縣故城南沂水北對櫻門亦曰雩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尼丘山卽鄭注所云沂山此水在魯城東南歷城南西右注泗水鄭注止云魯城南者就雩壇所在言之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曰沂水在今曲阜縣南二里西入滋陽縣境合于泗水論語所謂浴乎沂卽此齊亦有沂水今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接蒙陰縣界南流至江南宿遷縣北匯爲駱馬湖又南入運河書淮沂其又是也又出武陽之冠石山者亦謂之沂水在今兗州府費縣俗呼小沂水哀二年取沂西田是也案齊之沂水在東故齊乘以魯沂爲西沂水也雩壇者雩時爲壇設祭於此有樂舞故曰舞雩爾雅釋訓舞號雩也周官女巫疏引春秋考異郵云雩者吁嗟求雨之聲說文雩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從雨亏聲雩或從羽雩羽舞也周官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舞師云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注云旱暵之事謂雩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岐是雩祭有樂舞也雩壇在沂水上鄭自舉目見言

之水經言壇高三丈其遺蹟也饋爲饋酒食者周官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言饋食者著有黍稷然則雩祭或亦用黍稷與鄭君此處注雖殘佚不完然以饋訓酒食觀之當以雩祭有酒食事矣饋歸字通用魯論作歸依本字釋之少儀燕遊曰歸是也史記弟子列傳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史公采古文論語當本作饋徐廣所見一本是也論衡明雩篇解此文云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尙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案論衡說與鄭君同異不可知宋氏翔鳳發微按王仲任說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說論之家當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最盛也其以雩在正歲二月則非蒼龍昏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舉雩祭故左傳龍見而雩杜注以爲建巳若啟蟄則夏正

郊天而非雩論語暮春春盡爲暮已將四月故云春服既
成言時已暖也然建已之月亦不可浴水中而風乾身浴
沂言被濯於沂水而後行雩祭蓋三子者之與禮節民心
也點之志由鼓瑟以至風舞詠饋樂和民聲也樂由中出
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點相契唯樂不可以僞爲故曾皙
託志於此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以言何以爲治
若以魯論所說則點有遺世之意不特異三子並與孔子
問意反矣又云公羊桓五年經秋大雩注使童男女各八
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疏云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與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人正雩故其數
少復不言男女今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也凡脩雩者皆爲
旱甚而作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云若大旱
則帥巫而舞雩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
者蓋是天子雩也又周官司巫疏云若四月正雩非直有
男巫女巫按論語曾皙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
六人兼有此等又禮記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注雩吁
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爲壇南郊之地雩五精之帝配以天
帝也自韜鞞至祝敵皆作日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天
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疏云正雩則非惟歌舞兼有
餘樂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是也以上三事皆明論語舞

雪爲雪祭今案宋說雪在正歲四月非二月甚是又以浴
爲祓濯亦較論衡涉水之訓爲確月令仲夏之月令有司
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
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此以雩正祀在五月中而旱亦
月鄭注以爲禮文有失又云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
修雩禮以求雨則謂秋時因旱得用雩禮若不旱則不雩
與春秋書秋雩之義合而論衡謂周人一歲再祀春以二
月秋以八月是謂秋有雩爲正祀則以漢禮誤解周制也
又鄭注月令謂周冬及春夏雖早禮有禱無雩此說四月
正雩之外若冬春夏有早但用禱不雩惟秋旱得用雩禮
而董氏春秋繁露求雨篇備列春夏季夏秋冬雩祭之法
或董氏言早甚則然鄭君言春夏冬用禱者指小旱言之
若旱甚亦是用雩禮也沈氏濤孔注辨僞解龍見而雩云
案古以角亢爲龍以星度攷之龍星昏見蓋在三月春秋
左氏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注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
角亢晨見東方周語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注曰辰星
大辰蒼龍之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
節也天根見而水涸注曰天根亢氏之間也謂寒露雨畢
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本見而隕霜注曰駟天馬房星也謂
露之後十日陽氣盡駟見而隕霜注曰駟天馬房星也謂

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注曰謂霜降之後是
蒼龍諸星皆在九月朝見每差五日其在三月昏見亦然
故左氏傳梓慎曰火見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
五月三月火見豈容龍見反在四月夏小正四月初昏南
門正大衍議謂立夏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
西五度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是四月角星昏中非初見也
詩周頌噫嘻序春夏祈穀於上帝也箋曰月令孟春祈穀
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正義曰言是與者爲若不審
之辭是鄭亦以四月雩祭經無明文疑不能定攷漢舊儀
夏則龍星見而始雩蓋漢以四月爲正雩故服鄭因之據
左傳龍見此經暮春則周之雩月夏正三月也今案沈說
甚覈然左傳郊雩嘗烝備列四時之祭則雩之正祭自在
四月沈君以龍見在三月固是然三月初見至四月祭之
未爲不可經云龍見非云始見月令且云仲夏大雩而謂
周無夏雩豈其然乎詩序春夏祈穀鄭以夏無祈穀故舉
雩祀當之亦是暗據月令仲夏大雩之文而又未能定故
云與以疑之非疑夏無雩祭也至沈君以浴乎沂爲浴土
龍點言志爲欲逐季氏卽昭二十五年秋七月辛辛
兩雩此皆附會於義遠隔今並削之不欲滋後世之疑也
予友柳氏興恩解此文亦從論衡云春服既成謂雩時所

服也國語楚語在男曰現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
主而爲之牲器時服韋昭解時服蒼衣小童八人服青衣而
繁露求雨篇言春雩之制祝服蒼衣小童八人服青衣而
舞之是也今案由繁露文觀之此冠者疑卽祝類童子卽
雩舞童子也五六人者或五人或六人也六七人者或六
人或七人也太平御覽禮儀部漢舊儀曰禮后稷於東南
常以八月祭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
四十二人爲民所農報功然則冠者童子皆是舞人而五
六六七則合七十二人之數又晉張協洛禊賦童冠八
八九亦合七十二人疑漢晉時雩禊之制本用七十二人
而遂以論語所云五五六六七以巧合之也又漢唐扶頌四
遠童冠樞衣受業五六六七化導若神此以童冠爲會點
弟子是魯論之說而隸釋載具興宗答洪丞相書指七
二子失之遠矣宋氏翔鳳發微云詠是歌詩所歌蓋絲衣
篇也毛詩篇義曰絲衣釋賓尸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論衡
以靈星爲龍星龍與靈聲之轉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
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
見而祭之論衡祭意篇曰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文
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實也春求雨秋求實一歲再祀蓋
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張晏以爲農祥晨見而祭王

充以爲二月祭並非稷正要之靈星之祭卽左傳龍見而
雩雩祭有壇蔡邕獨斷壇謂築土起堂何休公羊莊三年
傳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故絲衣篇曰自堂徂基又
云自羊徂牛鼈鼎及鼈兕觥其觶旨酒思柔皆饋酒食之
事則高子之說當是詩古文家舊說也今案靈星一歲再
祀乃是漢制宋君亦誤以爲周禮竊以古論解此節爲雩
祀自是勤恤愛民之意其時或值天旱未行雩禮故點卽
時言志以諷當時之不勤民者家語弟子解會點疾時禮
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旨
下以浴沂風舞雩爲禮教正與論衡所云調和陰陽之旨
合乃漢人解此文又誤會古論之義以禊當舞雩月令季
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乘舟禊於水濱蓋出於此張協洛
浴乎沂今三月上巳禊祓於水濱又云攜朋接黨童冠八九
顧新服之旣成將祓除於水濱又云攜朋接黨童冠八九
亦同蔡氏章句之說沈氏禱十經齋文集云攻祓禊之禮
於古無徵晉書東晉傳言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芘酒
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出吳均續齊諧記不足爲據
宋書禮志續漢志注補引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
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則亦以爲溱
洧之淫俗非鄆洛之盛典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

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蓋鄭舉漢法以况
周制西京雜記載戚夫人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
以祓禳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續漢禮儀志是月上巳
官民皆絮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爲大絜是西
漢始於宮闈東京則沿爲民俗古祓禳皆除惡之祭女巫
之祓除卽女祝之禴禴禮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注謂
昂有積尸大陵之氣佚則厲隨而出行磔牲以禳於四方
之神所以畢止其災周禮男巫春招招以除疾病注招招
福也弭讀爲救安也安凶禍也招弭皆有祀衍之禮杜
馮祓禳賦謂巫咸之徒秉火祈福猶存古制魏晉以後但
以絲竹觴詠爲樂而蔡邕張協之徒且以論語舞雩當之
匪特義異古訓抑更事乖前典案沈說是也月令磔禳卽
春籩之禮後世祓禩卽其遺俗與舞雩爲請雨祈穀實者
各別此則蔡張誤會古論之旨妄以祓禩當舞雩也○注
思所以對故音希○正義曰說文云稀疏也稀從希聲希
有鮮少之義蓋點聞夫子問己而思所以對故鼓琴略後
而其音稀疏也○注置琴至之聲○正義曰注以置訓舍
起訓作故云置琴起對也說文際具也際與揆同周官大
司馬揆車徒謂具車徒也○注包曰至之門○正義曰筆解
亦置也投瑟當作投琴○注包曰至之門○正義曰筆解

引此注作孔曰莫春爲季春三月者莫晚也季少也凡四時首月爲孟次月爲仲末月爲季此三月是春末月故言季春三月也周正建子以十一月爲歲首而仍用夏令則莫春謂建辰月矣單袷者夏小正云二月往稷黍禪禪與單同玉藻云禪爲紉凡衣有裏曰袷無裏曰禪說文云袷衣無絮史記匈奴傳服繡袷衣注引字林與說文同今人稱袷衣亦袷之轉聲凡單袷皆是春服故注舉以言之風涼於舞雩之下者言魯人時正舞雩點往其下得風涼適體也後漢書王符傳仲長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與此包注意同爲魯論說也惟風字作諷或係段借李賢注以古論之義解之非也。注善點獨知時。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善共能樂道之時逍遙游泳之至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注包曰爲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

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注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爲

之小孰能爲之大注孔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爲大相正義

曰夫子何哂由也皇本夫子作吾子曰爲國以禮曰上有
子字唯求唯赤二語皇邢疏皆謂夫子語是也夫子以求
赤所言皆爲邦之事而求祇言能仕方六七十如五六
之小地赤祇言能爲小相則所言皆讓與子路異故夫子
反言以明之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安見非邦宗廟會同
皆諸侯之事安見不能爲大相而二子之言皆讓故無可
讓讓也安見釋文作焉見云焉於度反本今無此字盧氏
文昭攷證曰古焉安二字通用禮記三年問焉字荀子禮
論篇皆作安校者不知因云今本無釋文又云宗廟會同
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
之何皇本唐石經初刻均與釋文
一本同又皇本小大下各有相字

高郵夏崇術校刊

論語正義卷十五

寶應劉寶楠學

顏淵第十二

集解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注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

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注馬

曰一日猶見歸况終身乎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注孔曰

行善在己不在人也

正義曰克皇本作剋克己復禮所以爲仁爲猶事也謂用力於仁也下句

爲仁由己義同左昭十二年傳言楚右尹子革諷靈王以所招之詩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是克己復禮爲仁乃古成語而夫子引

之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己誠爲仁人必知之故能歸仁已得成名也言天下者大之也毛氏奇齡稽非篇禮記哀公問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則歸亦祇是名謂之義先教諭云漢長安令楊興說史高將軍誠名置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稱大尉鄧彪海內歸仁爲羣賢首言甚夸大而嫌於僭倖者祇稱名也今案漢書王莽傳贊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後漢書鄧彪傳昔顏子禮則外諸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鄭注以懷仁卽歸仁懷歸並訓稱也。注克己至仁矣。正義曰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轉相訓此訓約者引申之義顏子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如約束之約約身猶言修身也後漢書安帝紀夙夜克己憂心京鄧皇后紀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祭遵傳克己奉公何敞傳宜當克己以醕四海之心凡言克己皆如約身之訓法言謂勝己之私之謂克此又一義劉炫援以解左傳克己復禮之六意指楚靈王多嗜慾誇功伐而言乃刑疏卽援以解論語朱子集注又直訓己爲私並失之矣復反者反猶歸也吾將有所視聽言動而先反乎禮謂之復禮顏淵曰請問其非謂己先有私己先無禮至此乃復也

目注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注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注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

正義曰勿者禁止之辭視聽言動皆在己不在人故爲仁由己不由人也動猶行也謂所行事也禮中庸云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蓋視聽言動古人皆有禮以制之若曲禮少儀內則諸篇及賈子容經所載皆是其禮惟能克己復禮凡非禮之事所接於吾者自能有以制吾之目而勿視制吾之耳而勿聽制吾之口而勿言制吾之心而勿行所謂克己復禮者如此春秋繁露天道施篇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所以安其情也周語單子論晉侯事曰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底信耳以聽名故不可不慎也然則視聽言動古人皆致慎之所以勉成德行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樂記云是故君子反情以

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啻聰明淫樂慝禮不
接心術情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
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卽此文所嚴非禮諸事也。注知
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正義曰目者如人目有所識別
也凡行事撮舉總要謂之目注言條目者非止一目當有
細數若木枝條也古人爲學皆有數記所以備循習戒遺
忘故此注言條目知必有之也鄭注云欲知其要顏回意
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是目爲事之要
周官卷人四曰巫目注云目謂事
眾筮其要所當也亦訓目爲要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注子曰爲仁

之道莫尙乎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注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仲弓曰雍雖不敏請

事斯語矣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仲弓問政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爲古論然前後章皆是問仁不應此

爲問政史記誤也出門謂出大門與人相接晤時也如見大賓見謂往迎賓也賓位尊於己故稱大也凡迎賓之禮

賓降等者於門內賓敵者或尊者皆於門外此言出門又
言大賓故知是尊於己也承者說文云承奉也受也如承
大賓如承大祭言仁者能敬畏人故能愛人也左傳三十
三年傳晉曰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亦古有此語而曰季及夫子引之傳言承事此言使民文
略不同施猶加也韓詩外傳已惡饑寒馬則知天下之欲
衣食也已惡勞苦馬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馬
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
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由外傳此言觀之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則己所欲必又當施諸人故孟子言仁者得
民之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也翟氏灝
考異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是勿
施二句亦古語在邦謂仕於諸侯之邦在家謂仕於卿大
夫家也觀下篇子張問士大夫告以在邦在家可證包注
以在邦指諸侯在家指卿大夫失之矣在邦在家
無怨者言仁者愛人故人亦愛之無可復怨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注孔曰訥難也牛宋人弟

子司馬犁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

得無訥乎注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正義曰釋文

切是段借字汗簡引古論作勃鄭注云訥不忍言也此注

文不備其曉其義包氏慎言溫故錄公羊宣七年冬十月

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傳而者

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

孔子曰其為之也難言之得無訥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

也案依何氏意似訥者謂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

而不能徑遂其情故言之亦多重難鄭注云訥不忍言也

說與何氏同牛之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為害於公牛

憂之情見乎辭兄弟怡怡不以義傷恩也而魋之不共上

則禍國下致絕族為之弟者必須涕泣而道徐遵明公羊

疏申解論語云言難言之事必須訥而言之蓋訥而言正

所以致其不忍之情故夫子以為仁案包說或得鄭義若

然則為之猶言處之也斯謂之仁矣乎皇本斯下有可字

矣乎上有已字。注訥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犁。正義

曰說文訥頓也頓與鈍同此訓難者引伸之義荀子正名

篇外是者謂之認楊倞注認難也認與訥同犁為宋桓魋

弟故曰宋人史記仲尼弟子傳司馬耕字子牛是牛名耕

不名犁此注不知何本。注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

正義曰此以言爲言仁則上文其言也。詎謂仁者不輕言仁也。皇疏引江熙曰禮記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爲難故不敢輕言也。案此注亦通。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注孔曰牛兄桓魋將爲

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謂之

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注包曰疚病也自

省無罪惡無可憂懼。正義曰皇本作斯可謂君子已乎。注牛兄至解之。正義曰不憂不懼

卽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之義。注謂牛憂懼夫子以不憂不懼解之。夫桓魋謀亂有覆宗絕世之禍牛爲之弟豈得漠然無動於心。孟子謂越人關弓射我我談笑而道之其兄關弓而射我則已垂涕泣而道之如此乃爲親親乃爲仁。今牛因兄爲亂常致憂懼乃人倫之變人情之所萬不能已者而夫子解以不憂不懼是教牛以待越人者待兄也。

悖義傷教遠失此經之旨云自宋來學者據桓魋未作亂
司馬牛來學於夫子時也。注疾病也。正義曰疾病爾
雅釋詁文禮中庸云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
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鄭注疾病也君子自省
身無
愆病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注鄭曰牛兄桓魋行惡亡

無日我爲無兄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

何患乎無兄弟也注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

可以禮親正義曰商聞之謂聞諸夫子也錢氏大昕潛研

堂集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皆子夏述所聞之言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引四海皆兄
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案錢說是也論衡祿
命辨崇篇引此文皆作孔子語可證戴氏望注云牛以魋

故喪其世祿出奔他國故稱天言命以寬牛之憂明有命
當順受其正在天非人所能爲李氏惜羣經識小案向魃
既奔衛牛致邑與珪而適齊及魃復奔齊牛復致邑而適
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因過魯而
卒於魯郭門之外此憂想當其時故死生富貴子夏以解
其意未幾而卒則或以憂而死矣有命謂祿命也有命在
天互文見義敬而無失謂修己以敬無所放失也四海之
內皆兄弟言四海之內皆與吾親如兄弟也大戴禮曾子
制言上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
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
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苟是之不爲則雖千里
庸孰能親汝乎說苑雜言篇夫子曰敏其行修其禮千里
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並與此文
義相發皇本皆下有爲字阮氏元校勘記鹽鐵論和親章
及文選蘇子卿古詩注並引此文有爲字。注牛兄桓魋
行惡凶無日我爲無兄弟。正義曰邢疏云案哀十四年
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
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
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衛遂奔齊是其行惡死凶之
事也案魋弟尙有子頎子車並黨惡魋兄向巢伐魋不克

欲質大夫以入不能亦入于曹後遂來奔故曰我爲無兄弟明不專指魑一人言。注君子至兄弟。正義曰注以與人雖當恭而有禮然人不皆賢又牛正以兄弟不賢爲憂故以疏惡友賢言之九州者周仍夏制有九州見職方氏注以經言四海嫌有四夷荒遠故但舉中國以九州言之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注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愆

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遠

也已矣注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

及正義曰明者言任用賢人能不疑也荀子解蔽篇傳曰知賢之謂明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觀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漢書五行志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堊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觀班志所言是明謂知人周書諡法解譖訴不行曰明然則夫子答子張亦是舉明諡告之矣說文譖愆

也從言替聲謫告也從言廂聲謝謫或從言剗恕謫或從
朔心五行志引論語恕作訴當爲謫或體遠者言明之所
及者遠凡民情事無不周知也漢書劉向傳謫邪之所
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謫之則
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謫賊之口持不
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
由向此言觀之凡人君信謫恕之言皆由君心多疑所致
多疑卽是不明也荀子致士篇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
之衡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謫君子不用
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凡流
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恕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是
衡聽顯幽乃絕謫恕之萌漢書梅福傳博覽兼聽謀及疏
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如此則
讒賊奚由而至卽有一二宵小妄施謫恕而人君知人之
明終不可欺掩之也。注謫人至內實。正義曰說文溼
本水名此作浸卽溼之省廣雅釋詁溼漬也溼積也潤益
也溼也漢書高五王傳事浸淫聞於上顏師古注浸淫猶
言漸染也此言謫者徐徐用言來說已如水漸漬久之生
潤濕令人常不覺也皮膚外語非其內實者說文臚皮也
府籀文臚釋名釋形體膚布也布在表也恕者本無情實

而徒爲皮膚外語故曰膚受以其在外所受非內實如此
文選東京賦末學膚受注膚受謂皮傳之不經于心向卽
馬義也陳氏鱸古訓曰後漢戴憑傳注論語孔子曰膚受
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按此
與馬說小異似是鄭注今案皇疏亦謂馬此注與鄭不類
而未引鄭注之文今戴憑傳注以受爲聽者所受後漢張
法滕馮度楊傳論膚受之言互及李賢注謂得皮膚之言
而受之不知其情核者也正戴憑傳注所引論語注之義
此與馬注膚受爲喻言不同故皇氏陳氏皆各辨之
然聽者旣已受之奚有不行之明終是馬義勝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

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注孔曰死者古今

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正義曰足食者禮王制云

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

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又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

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荀子富國篇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是足食由於能制國用有餘蓄則藏穀以備凶荒周官倉人云掌粟人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是也足兵者說文云兵械也从鈔持斤并力之貌周官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兵本戰器因而執兵之人亦曰兵左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又襄元年敗其徒兵於洧上皆謂士卒也此文足兵去兵兼有兵器與人顧氏炎武日知錄謂以執兵之人爲兵始於秦漢非也春秋穀梁傳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金氏鸚禮說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正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今案兵制咸有定額所以患不足者容民貧寡不及出軍之數又平時武事多未講車甲朽頓備防不設此雖空有兵籍實則不足觀公孫輒言魯有名而無情而晉車千乘衛車甫及其半皆

由兵不足之故故駮牝三千詩人以美衛文公車千乘公
徒三萬闕宮又美魯僖可見當時兵多不能足也民信之
者民字當略讀信謂上子民以信也大戴禮王言云其禮
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
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若夫暑
熱凍寒遠若過非道過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不動而
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
此之謂也又晉語箕鄭對晉文公曰信於君心信於民信
於令信於事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
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威以信爲政
要故夫子言道干乘之國亦云敬事而信也民信之與足
食足兵爲三政故子貢言於斯三者鄭注云政有此三者
則國疆也言國疆者明夫子此言爲國貧弱言之若本疆
國但須民信之不煩言足食足兵矣不得已而去者言三
者本不宜去若不得已如國凶札禍菽之類政不及備者
乃去也去兵謂去力役之征周書糴匡解年饑則兵備不
制又云男守疆戎禁不出是凶歲去兵其時雖徭薄賦
然食政猶未去所謂凶年則寡取之者去兵而後勢猶難
信與民固守自足立國也去食者謂去兵之後勢猶難已
凡賦稅皆蠲除周官均人所謂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

收地守地職又發倉廩以振貧窮周書大匡解農廩分鄉
鄉命受糧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是凶荒去食也
若信則終不可去故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明去兵
去食極其禍難不過人君國滅身死然自古人皆有死死
而君德無所可譏民心終未能忘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况
民戴其上如手足之衛身子弟之衛父兄雖值危難其猶
可以濟是故信者上所以治民之準也苟無信雖足兵足
食猶不能守况更值不得已而兵食皆將去之乎晉語云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又云於是乎民知
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人何匱之有可知信能立國雖箕
鄭亦知此義矣鄭此注云言人所特急者食也自古皆有
死必不得已食又可去也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最急者信
也皇疏引季充曰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捨生取義孟
軻之所尚自古有不亾之道而無有不死之人故有殺身
非喪已苟存非不亾已也皇本民信上有令字釋文於斯
三者一讀而去於斯爲絕句又去兵下子貢曰皇本無子
貢二字無

信作不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注鄭曰舊說云棘子成

衛大夫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注鄭曰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

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注孔曰皮去毛曰鞞

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

豹與犬羊耶正義曰棘子成皇本成作城何以文為以用也為語助辭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下篇

雖多亦奚以為何以伐為無以為也訓義並同夫子言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棘子成或聞其語妄以君子但當尚質

不必用文故子貢惜其說君子為易言雖追悔之無及於

舌也文猶質質猶文者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是文質皆

所宜用其輕重等也虎豹犬羊皆獸名鄭注云鞞革也革

者皮也詩載馳正義引說文鞞革也今本說文作鞞云皮去毛也與詩疏所引異然鞞為革凡去毛不去毛皆得稱之不必專主去毛一訓周易象下傳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此文虎豹之鞞喻文犬羊之鞞喻質虎豹犬羊其皮各有所用如文質二者不宜偏有廢置也

皇本作鞞說文亦引作鞞又犬羊之羴下皇本有也字。
注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正義曰稱舊說者著所自也。
漢書古今人表三國志秦宓傳作革子成棘革通用如詩
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列子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
莊子逍遙游湯之間棘也皆可證莊子釋文引李云湯時
賢人又云是棘子鹽鐵論相制篇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
外膠鬲棘子疑棘子本殷人衛居殷都棘子成卽棘子後
也知爲大夫者以子夏云夫子當時稱大夫皆爲夫子也
。注惜乎至不及。正義曰說文云駟一乘也詩清人箋
駟四馬也言出於舌過誤一成雖駕馬追之亦無及也緇
衣注云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注皮去至羊耶。正
義曰注以文猶質質猶文卽說棘子故解爲文質同謂棘
子成同文於質無所分別故喻以虎豹犬羊咸去毛則皮
亦無所別也然棘子棄文用質非有文質同之見注此義
之失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注

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

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

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注孔曰

孰誰也正義曰釋文云饑鄭本作飢舊有一說云哀公十

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愚謂此問當在十二年用田賦之

前故云二吾猶不足明據宣公稅畝爲用二也但哀公十

二年以前春秋未書年饑疑當是穀收歉薄未至成災抑

因用不足故爲此言若在哀十二年後則與二吾猶不足

之文不合殆未然也俞氏正變癸己類稿哀公言年饑用

不足用者布縷之征力役之征民有食而後能輸賦役有

若請畱民食以裕國用蓋徹者米粟之征言徹則年饑之

民庶足食君孰與不足用也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

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亦言民足食則賦役之用

供故爲豐財之禮荒政務在使民得食君卿從無年饑不

足食之事惟必欲取二則民散賦缺不足用耳大司徒荒

政十二二曰薄征故有若於饑年言徹足用此籌國老謀

至計蓋用非米粟也徹非賦役也百姓者說文云姓人所

生也民不一姓故稱百焉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言貨財

皆出於民百姓足用君亦足用也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者言百姓不足用君亦不足也與如取與之興漢書谷永傳與作子通用字荀子富國篇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
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淮南子主術訓夫民之爲生也一人雖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涇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餘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涇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
亾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
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二文並足發明此文之旨說苑政理篇魯哀

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
薄賦歛則民富矣公曰若是則寡人貧孔子曰詩云凱佛
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與此章問答
正同。注周法至通法。正義曰刑疏云公羊傳曰古者
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
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
作矣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
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
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
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義多少同故云皆什
一也書傳云十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
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
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
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
宣公之後遂以十二爲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
也諸書皆言十一而稅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
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
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
謂畿外之國故此鄭玄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
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詩甫田

孔疏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畝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一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一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云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助法既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一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夏法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一而徹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八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

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
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
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其爲公田不得復以二十
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
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
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
二十畝爲廬舍則家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
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
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
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
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案詩疏引申鄭義甚詳辨然鄭氏以
徹法爲諸侯郊內貢郊外助因訓徹爲通近儒亦不從之
而多以趙岐孟子注爲然劉熙注孟子云家耕百畝徹取
十畝以爲賦也與趙岐義同案說文則徹本訓通勢下云
發也趙劉以徹爲取或卽勢之段字然孟子云徹者徹也
就本字爲訓似不煩假藉則鄭義爲長稼人職云巡野觀
稼以年之上下出歛法姚氏文田求是齋稿謂歛法卽徹
法蓋徹無常額惟通豐凶及君民計之合百畝而以十畝
之入爲稅此徹訓通之義鄭君但言通率什一者欲明徹
制與貢助相通其取於民無不通計可知至郊內貢郊外

助不獨文見孟子卽以載師任地證之王畿內外旣斂法各異則謂諸侯郊內郊外斂法不同亦奚疑也後漢書陸康傳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此與鄭君訓同義異且未言徹制何若其義終難明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正義曰匠人疏引此注作鄭曰或鄭亦有注而僞孔襲之據鄭上注云周制什一而稅則此二爲什而取二矣此卽指宣公稅畝之事至哀公違有子之諫復用田賦比什二爲益重宜乎至孟子時亟亟以薄賦歛爲仁政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注孔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注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

死旣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注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

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注鄭曰此

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

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

正義曰吳氏嘉賓說克已復禮崇德辨惑皆古之言也古訓多協韻

以便蒙誦案崇德者爾雅釋詁崇高也謂於人之有德尊崇之也主忠信者鄭於學而篇注云主親也言於忠信之人親近之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言其人非有可愛可惡之實已但任情愛惡之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之進人若將加請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皆形容譬况之辭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舉上文而迫窄其詞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又云人情之偏愛惡為甚內無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謹案樂記云著則賢不肖別矣著猶明也孔疏云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不肖自然分別矣今此忽愛忽惡是好惡未著故賢不肖亦不能辨非惑而何釋文云惑本亦作或案說文惑亂也惑或為古今字皇本崇德也無也字愛之欲其生三句下各有也字誠毛詩作成。注辨別也。正義曰辨別亦常訓說文辨判也判別義同。注愛惡至惑也。正義曰愛惡當有常者言愛惡不失其理則能有常不至變異也一欲生之一欲死之謂一念欲生之一念欲死之此總釋經文愛之欲其生四句之意漢書王尊傳公乘興等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

賢徵用起家爲卿駁亂既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
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
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觀此文所引其義益明。注此詩
至非之。正義曰詩關雎疏引此注首句云此詩小雅我
行其野之句也文較衛祇適毛傳文鄭彼箋云女不以禮
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
可惡也不足以得富卽此注不可以致富惟成誠二字各
就文爲訓其實手詩作成亦誠之段借自異人道卽是惑
故取其義以
非此之惑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注孔曰

當此之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

對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

吾得而食諸注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正義曰景公

異母弟見史記齊太公世家周書諡法解布義行剛曰景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言君當思所以爲君臣當思所以爲

臣父當思所以爲父子當思所以爲子乃深察名號之大者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纘堅也屬志自堅固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此君臣父子稱名之實也呂氏春秋處方篇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又云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幼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左昭二十六年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對曰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亾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又曰君令臣其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其而不貳父慈而敬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晏子所言正與夫子答齊侯意同阮氏元校勘記云皇本高麗本吾下有豈字釋文出吾馬得而食諸云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於虔反本今作吾得而食諸案史記仲尼世家及漢書武五子傳並作豈與皇本合太平御覽二十二引吾惡得而食諸豈焉惡三字義皆相近疑今本吾下有脫字。

注當此之時陳恒制齊。正義曰黃氏式三後案引狄懼菴曰孔子至齊在景公三十一年當魯昭公二十五年。年卽反魯是時陳氏爲武子開字子彊見昭二十六年左傳無字之子乞之兄也乞卒子代之乃爲陳恒案狄說本孔子世家觀此益知僞孔之謬。注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武五子傳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凶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卽此注將危之意。陳氏至太公和遷齊康公海上自立爲齊侯是陳氏滅齊也。景公時其光已見故注云然。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注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

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正義曰釋文引

鄭注云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御覽六百三十九引鄭注云片讀爲半半言爲單辭折斷也惟子路能取信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也案說文片判木也从半木片半一音之轉故鄭注卽讀片爲半漢書李陵傳令軍士人持一半冰注引如淳曰半讀曰片此其證也片旣讀半義亦從之故釋文所載片半之訓卽是隱括鄭義非鄭別有注也

半言爲單辭者書呂刑云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
獄之兩辭是獄辭有單有兩兩者兩造具備也單則一人
具辭後漢光武紀永平三年詔曰明察單辭朱悺傳有人
單辭告浮事者單辭皆謂片言也折斷者說文折斷也从
斤斷神譚長說折篆文折从手管讀折爲制今從古者呂
刑制以荆墨子尙同中篇引作折則折是折制字通說文
刑裁也从刀未制古文制如此此與折斷音訓相近廣雅
釋詁制折也大戴禮保傅篇不中于制獄卽折獄也鄭以
作折作制義同而古論出自壁中無煩改讀故定從古也
惟子路能取信者言子路忠信能取信於人也所言必直
故可令斷獄者言人旣信子路自不敢欺故雖片言必是
直理卽可令依此斷獄也說文獄矟也从犛从言二犬所
以守也鄭異義駁云獄者圜也囚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
之圜土此云斷獄謂決斷獄中所訟事也毛氏奇齡四書
改錯古折民獄認必用兩辭故周官司寇以兩劑禁民獄
先取兩券而合之使兩造獄詞各書其半卽今告牒與訴
牒也及聽獄後復具一書契而兩分之使各錄其辯答之
辭于其中卽今兩造兩口供也是折獄之法前券後契必
得兩具券不兩具卽謂之單詞單詞不治如司寇禁凡不
資券卽自坐不直不俟上于朝而遽斥之是也契不兩具

則謂之不能舉契亦不治如春秋晉聽王訟王叔氏不能
舉其契王叔奔晉是也是半券半契總無折理惟子路明
決單辭可斷在他人豈能之案毛說與鄭義略同然鄭言
子路能取信故所言必直本非誣控故無須對質如此乃
可令斷獄明子路以忠信感人不止如毛氏所云明決已
也原鄭之意亦以片言折獄不可爲法故若所言必直方
可令斷獄否則仍須兩辭矣僞孔注亦與鄭同孔類達書
呂刑疏引此文說之云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敢自道其
長委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
然也此與論語皇疏所載孫綽說同焦氏循補疏即依爲
說義涉迂曲

子路無宿諾

注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

多故故不豫諾

正義曰說文宿止也引申之有久義漢書

韓安國傳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注宿久

蓋折獄一定即予開釋不使訟者受羈累之苦此子路忠

信之事故記者類記於此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行事勿

分此爲別章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上有子曰字與釋文
所載或本合然夫子口中不應稱子路或本非。注宿猶

至豫諾。正義曰管子地園篇宿定所征伐之國生宿猶先也公羊桓元年傳注宿者先誠之辭並與豫義相近毛氏奇齡四書改錯集解作不豫諾謂不先許也正所謂然諾不苟者急則輕諾矣據左傳小知射要子路盟而子路辭之是不許諾也及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知不敢問故死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是終不許諾也此正不豫諾之證案此注亦通但與折獄事無涉故不用以釋經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注包曰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注王曰

化之在前正義曰聽訟者言聽其所訟之辭以判曲直也周官小司寇云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此皆聽訟之法吾猶人者言已與人同但能聽訟不能使無訟也禮記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大戴禮禮察篇凡人之知能見已

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
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
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
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
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人日徙善遠罪而
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是故上聖故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
也潛夫論德化篇是故上聖故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
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
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彊
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二文並言無訟由於德教此最是難
能正如勝殘去殺必俟百年王者必世而後仁皆須以歲
年非可一朝能者故祇言必也以期之顏師古漢書賈誼
傳注言使吾聽訟與眾人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
訟又酷吏傳注言使我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
能使其絕於爭訟並以無訟爲夫子自許失聖意矣。注
與人等。正義曰言聽訟吾與人同無異能異法也史記
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
也是與人
等可知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注王曰言爲政之道居

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正義曰北堂書鈔三十六引鄭此注

云身居正位不可懈倦是鄭以居爲居位卷卽倦之省釋文云倦亦作券鄭君攷工記注券今倦字也疑書鈔所引鄭注本是懈券轉寫作懈卷也詩假樂云不懈于位民之攸暨管子形勢解解情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起事則不成注行之於民必以忠信正義曰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取信者矣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

違道正義曰釋文云博學於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案皇本有君子皆因前篇致誤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正義曰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君子不說人之過成人之

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君子不說人之過成人之

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孔氏廣森補注彼有過者方畏人非議我從而爲之辭說則彼將無意於改是成人之惡矣故君子不爲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

正

注鄭曰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正義曰子帥以正趙岐孟子章指史記平

津侯主父列傳贊引此文並作子率而正皇本亦作而正說文徑先道也經傳省作率段借作帥帥佩巾也別一義大戴禮哀公問篇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又王言篇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樸商慤女憧婦慤慤並與此章義相發○注庫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正義曰魯有三卿季孫爲司徒是上卿故爲諸臣之帥言此者明帥諸臣同歸於正百姓孰敢不正也史記平原侯主父列傳贊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卽此注義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注孔曰欲多情慾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曰說

文云盜私利物也左文十八年傳竊賄爲盜當卑子時魯國多盜故康子患之雖賞之不竊者說文賞賜有功也盜自中出曰竊上言盜此言竊者互相訓說苑貴德篇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議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然則民之竊盜正由上之多欲故夫子以不欲勗庫子也荀子君子篇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庶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出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荆罰綦省而威行如流與此章義相發張栻論語解引張橫渠曰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先乎足民使民無所不足則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蓋盜生於欲之不足使之足乎此則不欲乎彼此古人弭盜之原也案此說卽孟子民

有菽粟如水火焉有不仁之意於義亦通皇本不欲上無
之字。注欲多至所好。正義曰欲生於情故說文云情
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慾字說文不載此云情慾者從俗作
之刑疏云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
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注云言民
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案緇衣
篇亦云下之事上也必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注孔曰就

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

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注孔曰

亦欲令庫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

化於上正義曰說文殺戮也釋名喪制云罪人曰殺殺竄

政當以德化民不當先用殺也說苑政理篇引此經說之
云王者尙其德而布其刑罰者刑德並奏疆國先刑而後

德鹽鐵論疾貪篇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又云政教闕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又申韓篇所貴良吏者實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用爲非非貴其拘之固圍而刑殺之也皆言爲民上亦賁用殺也子欲善而民善者言子苟欲善雖無道之民亦化而爲善復申言不必用殺之效也賈誼新書大政下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又云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而爲治矣疏此爲庫子設譬也在上君子爲政之德風小矣吏能爲善則民而爲治矣疏此爲庫子設譬也在上君子爲政之德風小矣吏能爲善則民而爲治矣疏此爲庫子設譬也在上君子爲政之德風小矣

爲加也說苑君道篇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

而西風則

草靡而東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

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注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

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

色慮以下人

注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

所欲其知慮常欲以下人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注馬曰謙

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注馬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傷而不

自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注馬曰佞人黨多

正義曰達者通也通於處

人處己之道故行之無所違阻所謂忠信篤敬蠻貊可行
即達義也在邦在家謂士之仕於邦家者也質直而好義

者謂達者之爲人。模質正直而行。事知好義也。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者。言心存敬畏。不敢忤慢人也。如此則攸往咸宜。雖不非名譽。名必歸之。大戴禮曾子曰。不能則學。疑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之論達。與夫子略同。皆謂謹身篤行。不非聲聞者也。若夫聞者多。是虛僞。故以仁之美德而色取之。不顧其行。違也。身居於仁而若無所疑也。如此以得名譽。是之謂聞。荀子宥坐篇。孔子爲魯攝和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觀此則聞乃聖人所深惡。漢書王莽傳。贊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違者耶。以莽之姦。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以莽之姦。

邪亦是好爲聞人故譏說殄行不免震驚於師也子張堂
堂難與爲仁夫子恐其於仁亦是色取故於聞者亟斥之
且恐其以聞卽爲達也皇本夫達夫聞下無也字。注常
有至下人。正義曰謙退者言達者常有謙退之志故能
察言觀色更下人也知其所欲者言於人既察觀而知之
當順情以施也志慮者志之所欲也察言觀色不敢有加
於人是常欲以下人所謂君子無取寡無小大無敢慢者
也俞氏樾平議云按廣雅釋訓曰無慮都凡也漢書食貨
志曰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與大氏同古人自
有複語耳亦或止言慮賈誼傳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
者慮卽無慮亦猶大氏也慮以下人之慮之非是大元元瑩
察言觀色大氏以下人也馬以志慮說之非是大元元瑩
篇故君子內正而外馴每以下人其句法卽本之此案俞
說甚是然馬注亦未誤此當並存。注謙尊而光卑而不
可踰。正義曰此易謙卦彖辭尊者卑約也曲禮云故君
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荀子仲尼篇恭敬而傳楊倞注
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荀子仲尼篇恭敬而傳楊倞注
傳與樽同卑退也尊樽傳音義並同。注佞人黨多。正
義曰此解邦家必聞之故言所稱譽之者皆是佞黨若君
子則取好必察不致爲所惑也顏師古王莽傳注
朋黨比周故能在家在國皆有名譽卽本馬義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注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墀樹木故下

可遊焉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注孔曰慝惡也脩治也治

惡爲善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注孔曰先勞於

事然後得報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忌

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正義曰言舞雩之下者明時魯雩祭樊遲從夫子往遊其下也崇德

脩慝辨惑者此當是雩禱之辭以德慝惡爲韻如湯禱桑

林以六事自責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者攻猶責也春秋

繁露仁義法篇解此文謂君子以仁道人義造我所謂躬

自厚而薄責於外也忿者廣雅釋詁云怒也以及其親者

春秋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傳云

及者何果也論衡明雩篇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

崇德而徒雩也戴氏望論語注云春秋昭廿五年秋七月

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

也樊遲從遊有感昭公係齊之事因以發問事勤也先勤

求賢者任之以政乃能得民昭公不用子家羈失民失政

以致出奔是不能崇德也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
僭於諸侯公曰吾何僭乎哉是攻人之惡不知攻其惡也
昭公不從其言終弑之而敗焉走之齊是不忍一朝之忿
忌身以及宗廟惑之甚也時哀公亦欲去三家故微其辭
以危其事案戴氏此說本之宋氏翔鳳發微與論衡刺魯
之義極合皇本無攻人之惡無作毋注舞雩之處有壇
墀樹木正義曰禮祭法注云封土曰壇除地曰墀又雩
宗注云水旱壇月令雩帝注云爲壇於南郊之旁水經泗
水注言魯雩壇高三丈在魯縣故城南雩門之外此注兼
言墀者壇外平地時亦除治之卽爲墀也知有樹木者周
官大司徒言設社稷之壇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
社稷是壇有所宜之木此雩壇亦當有樹木可知注馬
惡也倚治也正義曰左僖十五年傳於是展氏有隱廐
馬杜注隱惡非法所得周官環人祭軍廐注隱陰姦也脩
與修同廣雅釋詁修治也此常訓注先勞於事然後
得報正義曰注說非解後字爲自然之辭尤不合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

諸枉能使枉者直注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

人則皆化爲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

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

乎注孔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

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注孔曰言舜湯有

天下選擇於眾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正義

曰大戴禮王言篇孔子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

知賢荀子君道篇子貢對夫子問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

是愛人知人爲仁知之大用樊遲未達者宋氏翔鳳發微

云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自世卿專國其君雖知人而不

能官人遲之未達職此之由案遲未達當更有問辭今無

文者略也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者言舉爾所知之直

者錯諸枉者之上卽是知人也錯釋文引或本作措樊遲

又未達夫子所言之理不敢復問故退見子夏告之也鄉

皇本作嚮釋文鄉又作處同說文云歸不久也不久者言

日近也阮氏元校勘記歸正字嚮俗字鄉假借字富哉言

乎皇本言上有是字鄭注云皋陶爲士師號曰庭堅案書
舜典命皋陶曰汝作士孟子萬章篇亦云皋陶爲士不名
士師也疑師字誤衍周官有士師屬大司寇以下大夫爲
之左文五年傳皋陶庭堅又十八年傳高陽氏才子八人
有庭堅杜注庭堅卽皋陶字是皋陶號庭堅也伊尹湯臣
說文伊字注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從人從尹疑伊是
氏尹是名說文所云尹治者就文說之若白虎通說顓頊
帝譽堯舜皆有聖德之義是也鄭注尙書謂伊尹名摯與
孫子用間篇合摯爲名則尹爲字可信也宋氏翔鳳發微
云子貢知孔子之意必堯舜禹湯之爲君而後能盡用人
之道以垂百世之法故言選舉之事曰云云公羊隱元
何休說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以
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
以危亡故皆錄之隱三年何休說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
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
小人居之必奪君子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
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
次無故驟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取譽
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罪言入退無罪此春秋議
世卿之義蓋卿大夫世則舉直錯枉之法不行有國者宜

以不知人爲患故子夏述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不以世
而以賢以明大法漢書王吉言堯舜不用三公九卿之世
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
適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
選非賢除任子之令卽論語之義富哉言乎富者備也必
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後用人之法備。注舉正至爲
直。正義曰左襄七年傳正直爲正正曲爲直直小。明詩傳
能正人之曲曰直曲者枉也枉爲直者所正其必皆化爲
直可知。注言舜至至矣。正義曰選擇常訓不仁者遠
言不仁之人自知枉曲皆遠去也左宣十六年傳晉侯請
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
奔于秦羊舌臖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
夫杜注稱舉也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故賢人在上位
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故湯用
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卽此注不仁者遠仁
者至之義其不仁旣知遠去必亦化而爲善故能使枉者

也直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注包曰

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

辱正義曰責善朋友之道也然不可則宜止不復言所以

以字道作導

會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注孔曰友以文德合以友輔仁注孔

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正義曰文謂詩書禮

處一學者也爾雅釋詁輔備也引伸之有佐訓禮學記云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故君子之於

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

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說苑說叢篇賢師

長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于前棄而爲不善者鮮矣注

釋詁會合也亦常訓

高邨夏崇雅校刊